



經  
世  
鈔  
+

口仁12  
1281  
10止





門仁仁  
第 1281  
卷 10 止

奇不陸  
賞上書  
樓上

吳許越成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二

吳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

扶椒

杜吳郡吳縣西椒山報檣

醉

李

杜

定十四年林所謂

也

遂

入

越

越

子

以

甲

楯

五

千

保

于

會

古外稽杜上會

使

大

夫

種

因

吳

太

宰

嚳

以

行

成

林

嚳

故

吳為太宰寵

吳

子

將

許

之

鍾惺曰吳赦越未為大失但

忘

父

之

仇

矣

又

其

意

不

出

哀矜而後於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

伍

員

左傳經世鈔

卷

二十二

一

吳許越成

一

卷

二十二

一



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彭士望曰此語大戕元氣

伍員純陰符學術○禧按范蠡他昔有過澆殺斟灌以

日于吳便如此英雄所見畧同

伐斟鄩者工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杜啟孫也后相失國依于二斟

復為澆后緡亡中反杜方娠身杜懷逃出自竇歸于有

仍杜有仍生少康士望曰以少康焉為仍牧正杜牧官

毒杜澆能戒也杜備之其毒害澆使椒杜澆求之杜林

欲殺之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除其害除虞思

有所指杜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杜虞姓思虞君也虞而邑諸綸杜虞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杜方十里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與復德是

領能兆謀以牧夏衆尤妙撫其官職使女艾杜少謀

德不迂虛杜侯澆使季杼杜少康子誘豷杜澆遂滅過杜澆戈杜

也杜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

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杜使越豐大勾踐能親而

務施施不失人杜惠賜皆得其親不棄勞杜推親愛之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

天而長寇讐杜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杜消姬之

衰也目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杜民聚財富而

後教之魏世倣曰蠡種之謀員已先見矣真英雄敵

手必二十年者越大衰不久不起吳大盛不久不做如

數百劑而後愈者是也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

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杜嫌夷狄不與

華同故吳之人楚也杜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左右袒陳人從田

無田從黨杜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逢

滑杜陳大夫當公杜不左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

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杜楚為君亡非

禍而何常人之見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

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後傑之見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

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魚廢反殺

其民吳日傲於兵暴步卜反骨如菘杜菘草之生於廣野而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杜傳言吳不修德

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杜傳言吳不修德吳師在

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



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

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杜平地

起壇杜丹器不彫鏤杜刻也宮室不觀杜古亂反舟車不飾衣服

財用擇不取費杜選取堅厚在國天有菑癘杜疾親巡

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杜編而後敢食杜必

皆分熟食杜甘珍其所嘗者杜非常食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

之勞逸是以民不罷杜皮勞杜知身不曠杜曠棄吾先大

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開隋楊次有臺榭

陂池焉杜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林郭

宿有妃嬙嬪御焉林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讐四字而用之日新林不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杜

二十二年越  
滅吳張本

彭家屏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桀紂之失天下也失

其民也夫差視民如仇而用之不已雖欲不亡其可

得乎○構李之役闔廬受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庭

出入必微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是其欲得

勾踐而甘心者非一日矣今既以兵入越宜可泄不



共戴天之恨而顧釋而不誅者何也忘國之君意氣用事歆之以大欲誘之以甘言即可倏忽轉移毫無定執由其不以義理為權衡故耳

公子郢讓國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杜靈公僕也。公曰：余無子。杜蒯

無太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此語三揖。林孤卿特揖大夫以

見周禮在下。君命祗辱。杜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

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

異於他子。杜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林公沒時我在左右若有之，郢

必聞之。杜當以臨且亡人之子輒。杜蒯躓之子出乃

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林夜行陽



虎林奔晉

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杜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或在河外晉軍已渡

河故欲出

使太子統

問杜始發喪之服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

杜欲為衛人逆

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林告於戚之邑門舉哀而後入

故衰經成服遂居於戚蓋輒以子拒父不受也

魏世倣曰衛之亂郢成之也君與夫人皆命郢矣蒯

贖殺母而見逐以序則郢當立亡人之子未嘗為太

子也郢不立而立輒然後輒拒父而禰祖逆亂大倫

禍延數十年使郢不辭位他日贖謀復國郢調和母

子間辟位遜贖可也即稱父母命以拒贖可也夫為

子而稱祖命以拒父於義大逆為弟而稱父命以拒

兄不猶愈乎惜乎郢之賢不見此也

彭家屏曰此篇可為夫子不為衛君註脚○衛靈公

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女及卒夫人曰君命公子

郢為太子是靈公之意初未嘗在輒也夫輒即受靈

公之命而君國當晉人納蒯贖之時猶當避位以讓

父况無靈公之命乎傳者未嘗一語及輒據國拒父

之非而輒之罪已見矣此史氏之微義也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公之命而國當會人...

鐵之戰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

林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

鄭子姚

杜罕

子般

班杜駟弘

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

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旒與罕駟兵車先陳

杜旒先驅車也以先

驅車益其兵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杜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

於是乎會之

杜合

必大敗之

從之卜戰龜焦

杜兆不成

樂丁

杜晉大夫

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

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杜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杜林反易天之明德不事其君

斬艾



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杜以保其

國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

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杜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杜十萬畝庶人工商遂杜得遂

人臣隸圉免杜去志父甫杜趙簡子之一名鞅入晉陽

書趙無罪君實圖之杜言已事濟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杜絞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燭辟木易壞故以為罰夫

子制於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屬次大棺也辟施棺

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為一重辟為二重屬為

二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為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偁

大夫一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為一重

君制耳非素車樸馬杜以無入於兆杜葬下卿之罰也

正禮也杜為眾設賞自設甲戌將戰郵無恤杜王御簡子衛大

子為右登鐵上杜邱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於車下

子良杜即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杜言簡子巡列

曰畢萬杜晉獻匹夫也七戰皆獲杜有有馬百乘死於

牖下杜言得羣子勉之不在寇杜言有命彭士望

妙繁羽御趙羅宋勇杜三子為右羅無勇邱隕反杜

之林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東更詰之御對曰疇杜瘧疾

也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



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杜聲亂從為從於亂晉午杜定

公在難林國有叛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贖不能自

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林微福於神無中戈矛斬

絕筋脈無隊車馬損折骨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

不敢請佩玉不敢愛杜故以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杜踏

於車中獲其蠶蜂旗杜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

大夫趙羅杜羅無勇故鄭大子復伐之士望日人固有

正賴子良婦人一激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觀傳

則此可矣只傳使曰杜簡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喜戰勝耳

杜言知氏將為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杜范

後竟有晉陽之患趙氏得而獻之林趙氏之眾得吏請殺

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龍獻於簡子及鐵之

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杜還其及鐵之

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

請報主德趙氏世食士報幸哉今之世追鄭師姚般公

孫林殿而射杜姚般子姚子般也前列杜晉多死趙孟

曰國無小杜雖小國猶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吐刀反嘔

也杜吐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獻子不伐其下皆讓大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



韜將絕吾能止之林在曾曰韜言我馬之兩韜皆我御  
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韜皆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  
絕之功傳言簡子不讓故其下亦皆自伐使簡子觀之兩韜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

桓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杜官名火火踰公宮桓僖杜桓公廟災救

火者皆曰顧府林顧府庫之藏南宮敬叔杜南宮闕至

命周人杜司周書出御書杜進于君者○望土望曰他

再備蕭何知取圖籍而不知收六經以致楚人一炬偽

已書並出無所考信故後人譏之此所以成何之功名而

俟於宮杜使待曰庀杜具女而不在杜具汝所職

罪子服景伯服杜子至命宰人杜豕宰出禮書以待命命

不共有常刑杜人乘馬杜使四駟相巾車杜掌脂

轄林以脂膏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杜恐有



慎為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杜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

蒙葺公屋杜以濡物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杜次也以助

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杜公車駕之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杜門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杜周禮正

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杜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杜富

後生之杜謂其書為象魏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審尺審反杜汁也備豫

猶拾汁終也於是乎去表之橐杜表表火道風所道還

公宮杜開除道周匝公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

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禧按桓公大逆宜

矣僖公之災豈以魯頌故耶○陸榮曰天災何常之有

雖孔子之聖烏從知其為桓僖以為親盡不毀而當得

譏者則前此武宮煬宮之立其為失禮尤甚而災不及

何與蓋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訛而左氏信之

彭家屏曰哀公之世魯衰極矣而倉卒救火猶能收

書籍藏舊章顧府庫衛公宮重民命備不虞事事皆

得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澤也



季康子即位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sub>杜</sub>疾後事故救合勿從已矣

南孺子<sub>杜</sub>季桓子<sub>桓</sub>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杜若生男告

女也則肥<sub>杜</sub>康子<sub>康</sub>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朝<sub>杜</sub>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sub>桓</sub>有遺言命

其圍臣<sub>杜</sub>正常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sub>杜</sub>辟公使共劉

杜魯視之則或殺之<sub>杜</sub>禱按或殺之必是康子偽讓而殺

大夫視之則或殺之<sub>杜</sub>禱按或殺之必是康子偽讓而殺

為之者不可矣乃討之<sub>杜</sub>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sub>杜</sub>按所屬

左傳經世金

哀

季康子一

卷二十二

七



本傳卷之三  
三  
死正常義不當反且或康子殺之尤不當反力  
不能討其仇而仕之可乎註以爲畏康子非也

凌稚隆曰所貴乎托孤者以能立之耳正常既載孤以告乃不敢以死力爭而遂奔衛何居知康子之力能奪嫡而夏南氏之子不全也然則何取於姑爲此告以塞責哉適趣之死矣

魏禧曰正常之告既踐信矣告而奔衛懼康子之殺已而不意其殺孤也可謂明哲保身矣然使正常不奔矢死以衛南氏子則或不至於殺不幸而與之俱死義不尤愈乎

彭家屏曰康子已立南氏子始生襁褓中兒安可卽位爲卿後如其立之亦取亂之道也爲正常者受桓子之重託正當審時度勢計出萬全如康子能容南氏子耶則力護而嫗養之俟其稍長以桓子之遺言顯告于朝以俟君命如度不能容則竊負而去以爲後圖可也乃當遣子甫生之際卽載以入朝又不以身衛之遽舍之而奔衛是何異取之南氏之懷而棄之中路乎其恇怯無能直同兒戲亦可羞甚矣雖然此桓子之罪也桓子付託非人遺命不正宜所愛之



子不得其死也夫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晉執蠻子界楚

夏楚人既克夷虎。杜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晉版申

公壽餘葉。姑涉反公諸梁。杜三子大夫致蔡於負函。杜此蔡之

楚因以為邑致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才陵反關。杜皆曰吳將沂

杜逆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杜一之期襲梁及霍。杜偽

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單浮餘。杜楚圍

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杜自上陸渾以司馬。杜即

起豐析與狄戎。杜析南有豐鄉皆楚邑以臨上雒左師

軍于菴。徒和。杜山名在右師軍于倉野。杜在上使謂陰

左傳經世錄三 卷二十二 古



地之命大夫

杜別縣監尹

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

不廢寡君之願也

杜武關不然將通於少習

杜商縣

以聽命

杜武關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

楚必速與之

杜時有范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杜在晉陸渾者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

杜詐將為之築城

且將為之卜

杜卜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卑楚師于三戶

杜丹水

縣北三戶亭杜此經所以書歸于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杜復詐

為蠻子作邑

而盡俘以歸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春晉圍柏人

杜荀寅

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

杜即

使為柏人

杜為柏

昭

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

杜公家之事

人中稱君子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及范氏出

杜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

杜林使其子從吉射出奔勉盡

王生授我矣

杜授我

不可以僭

杜林信也

遂死于柏人

杜為吉射

距晉戰死



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  
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何憂於無君立茶而未發  
故以此言公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茶寘羣  
公子於萊杜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杜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預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陳乞謀去高國

齊燕於賢反姬杜景公大夫生子不成杜未冠而灰諸子杜庶公子

嬖杜景公妾之子荼杜安孺子嬖諸大夫恐其為天子也言於

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

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何憂於無君立茶而未發

故以此言公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茶寘羣

公子於萊杜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杜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預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

杜師眾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

六年春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杜高國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彭士望曰王允温嶠

皆檀此技却須警敏輕圓不見手勢方不為奸雄所窺

每朝必驂乘焉。所從。

行必言諸大夫。

杜言其罪過

曰彼皆偃蹇。

杜驕敖

將棄子之命。

皆曰。

林詐作諸大夫之言

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

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

諸大

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杜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位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林高國將召禍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

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

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

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

杜高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國圍。

來奔。八月。齊郕意茲。

杜高

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

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

子如

于。陽生同居居魯南郭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

林馬

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

杜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

出萊門。

杜魯而告之。故

闕止。

杜陽生家

知之。先待諸外。

杜欲與

公子曰。事未可



知反。禮按入國不可盡人。去魯與王。子簡公也。處戒

之。洩言。使無遂行。逮夜。盈土。望曰。與樂。至於齊國人知之。故

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僖子使子士之母。子妾養之。

子家內。與饋者皆人。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

卯立之將盟。杜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臣也。鮑牧。差。所宜

車。杜主車之官。鮑黜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

誣鮑子曰。子之命也。杜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

子牛而折其齒。杜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乎。而皆之也。

鍊句。悼公。杜即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

必亡一大夫。杜言已可為君。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

無以亂。杜或廢或興。皆勿以亂。則所願也。能。使鮑子從順。鮑子

曰。誰非君之子。杜言陽生亦君。乃受盟。使胡姬。公妾。以

安孺子如賴。杜齊邑安孺子之號。去鬻媼。杜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悅

囚王豹。杜三子。景公嬖。于句。鈞。寶之邱。公使朱毛。杜齊

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

二不匱。君二多難。至此無故。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

泣。一泣。可懼。後諷。羣公子由此。曰。君舉也。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

三事。歷世。少。哀。五。陳乞三。卷二十二。六。



困困又有憂杜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訪

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

之杜自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杜大謂國政小

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杜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

及冒瀆杜地名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八年秋鮑牧又謂羣公

子亦無故發大難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又

諷動羣公子公子愬之林以牧言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

於潞杜齊邑以察之林以察罪之有無遣詞甚妙若有之則分室以行

若無之則反子之所處置妙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

使以二乘及潞麋邱鄭反杜東縛也之以入遂殺之愍帝除魏璫似此

公羊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

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立之則臣

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恭不欲立我也乞曰

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

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

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請諸大夫至使力

士舉巨囊至中雷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諸大夫

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弒舍



張洽曰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夏國高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魏禧曰無極之譖卻宛駟赤之誤侯犯陳乞之去高國術皆相似但邪正有異耳

平欲故者於立國立不務立國不立其法立之國則以二乘久漸氣味漸出

### 鄭殺駟秦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按禮

此其一事耳鄭人惡之當不止此然可為不安分之戒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鄭人惡而殺之日我非不欲美官但思之爛熟耳

子思杜子產子曰詩曰不解佳賣于位民之攸暨許器所息杜差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杜不濫杜也杜濫不敢怠皇杜服命以多福



楚昭王卒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杜陳盟在昭十三年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杜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杜子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杜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杜子皆五辭而後許杜子閻五辭不肯而後許王以立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杜大冥陳地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

楚昭王卒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杜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杜陳盟在昭十三年秋七月楚

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再敗楚師不如死杜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讐亦不如

死杜子為王不可則命公

子結杜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杜子皆五辭而後許

杜子閻五辭不肯而後許王以立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

城父杜大冥陳地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



忘君乎。從君之命。杜從命許立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

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

之。而後還。杜閉塗不通外使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彭士望曰昭王命羣公子有深意不立子而子

之立始堅諸公子亦大賢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

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杜曰為人君妖氣守之故

以為當玉身雲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禳杜禳除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

越望。杜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七餘杜泗水反漳。杜在楚界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弗

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杜言信在巳則福亦在巳由巳率常。土望

字消人多少妄想。禱按孟子所謂君子反經經正斯無邪。慝正如此可矣。



吳徵百牢

夏公會吳于郟杜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杜是時吳會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

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杜晉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

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

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杜常數矣。若亦

棄禮，則有淫杜過也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杜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數也。杜天有十二次今棄周禮

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



天而背本。林棄天十二之數不與必棄疾於我。杜放棄

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杜吳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

宰嚭曰國君道長。杜言君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杜畏大國不敢虛國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

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林端委冠禮衣也以治周禮仲雍嗣

之斷髮文身羸力果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杜大

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因讓弟季歷俱適荆蠻遂

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位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

俗言其權時制宜以反自郤以吳為無能為也。杜棄禮

辟災害非以為禮也

不能  
勅也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林夏與吳盟而即背之

伐小國不仁。林謂欲伐邾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杜信與仁

也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杜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

之惡。烏賢而逆之。杜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對曰：禹合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

字小，小不事大也。杜諸侯相伐自古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杜知

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杜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眾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杜季

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杜邾郭門猶聞鐘聲。杜邾不大夫

諫不聽。茅成子杜邾大夫請告於吳，不許。不禦寇曰：魯

擊柝聞於邾。林擊柝相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

我。且國內豈不足。杜言足成子以茅叛。林成子知邾必

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畧邾眾保于繹。杜邾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杜隱公也晝夜掠獻于亳社。杜其以

國與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杜負瑕魯邑前者魯得邾

就，以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杜無君命曰：

魯弱晉而遠吳，馮憑恃其眾，林欺晉為弱鄙而背君之

盟辟。杜陋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

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郟，杜即

郟也，郟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也。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杜

成其所求，而無違逆。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

貳也。杜敵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杜為以私奉貳，唯君

圖之。吳子從之。杜為明年八年春，吳為邾故將伐魯，問

於叔孫輒。杜為明年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杜有

名無情實。彭士望曰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



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杜未臣所適之國，若未臣所適之國，則

可還奔命，所託也。則隱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

以所惡廢鄉。廢棄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杜輒本魯公族。不亦難乎。禧按數語令後世。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乎。子

張杜叔孫輒病之。為己病。王問於子洩。杜不對曰：魯雖無

與立。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懼皆將同。戰諸侯將救之。

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

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杜魯居齊晉之東，不救何為三

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杜故由險道，初武城

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杜僑田，吳界。拘郟人之漚，烏豆。營，古

反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濁也。郟人及吳師至，拘者道

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杜吳大夫嘗為之宰。杜故嘗奔魯，澹

臺子羽杜武城人之父好焉。杜子羽之父與國人懼。杜

其為懿子謂景伯若之何。禦吳。對曰：吳師來，斯與之

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杜犯盟伐邾，吳師克

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杜三邑。公賓庚公



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杜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

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

未可望也杜同車能俱死是國明日舍於庚宗林每日遷舍見

師行速遂次于泗上微虎杜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燭徒

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杜於帳前設格卒杜終三百人有

若與焉杜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及稷門之內杜三百人行至

門稷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

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杜畏微吳人行成杜求與將

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杜在宣十五年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

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遠林吳師輕窵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

載造於萊門杜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禮

出若少隘憤必不行矣後世君乃請釋杜舍子服何於

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杜魯人以盟

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吳人盟而還

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楚子期伐陳杜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杜延陵州來皆季札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杜伐陳之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杜壽夢少子也魏禧曰仁人之心大臣之言○季札曰退以為名宋君告衛君曰善者相避其事同而情異故公私別則忠佞分

季札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

杜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杜延陵州來皆季札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為子名

杜伐陳之名

務德而安民乃還

杜壽夢少子也

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魏禧曰仁人之心大臣之言○季札曰退以為名宋

君告衛君曰善者相避其事同而情異故公私別則

忠佞分



忠烈

晉書論晉曰善答財賦其率同而制異效公每限限

賤類曰二人之心大異之言○季林曰豈以爲各宋

季子曰論美則平當十五六至今蓋亦十餘

季子曰論美則平當十五六至今蓋亦十餘

季子曰論美則平當十五六至今蓋亦十餘

季子曰論美則平當十五六至今蓋亦十餘

季子曰論美則平當十五六至今蓋亦十餘

轅頗出奔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杜

內之田悉有餘以爲已大器杜鐘鼎國人逐之故出道

渴其族轅咍况阮進稻醴梁糗丁亂脯林以稻米爲

爲乾飯加焉喜曰何其給也林備也對曰器成而具林所

器方成卽具此醴糗之屬父老郭從謹謂明曰何不

皇曰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古今如此可嘆

吾諫對曰懼先行杜恐言不從先見逐



子胥懼越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杜養也。若人養犧非愛之將殺之。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杜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杜商書曰：「其有顛越不共。」杜從橫不承命者。則劓也。杜割也。殄也。杜絕也。無遺育，無俾易種。杜轉生種類。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杜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

王孫欲以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杜劍名以灰將灰曰

樹吾墓櫃櫃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

天之道也杜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傳

穆文熙曰子胥屬子於齊蓋誓以灰諫且不欲絕先

人之後也或謂屬鏹之劍乃所自招不知其心矣

彭家屏曰子胥之寄子猶是逃楚之故智也而卒以

智殺其身悲夫

孔子不對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杜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

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林言不識其賦言田賦

三發杜三發問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

也仲尼不對杜不答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

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杜邱

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

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杜為明年用田賦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貢說吳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杜郇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杜重也。

亦可寒也。杜歇也。乃不盟，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杜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

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杜衛大夫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

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

標飄也杜擊也國狗之瘕吉世反無不噬也杜國狗狂瘕不擇人而後噬

之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杜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杜吳人將執衛侯作藩籬

以困辱之杜圍其館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

侯伯致禮杜以禮賓也地主杜所會主人歸餼杜生以相辭也杜各

辭讓以禮相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杜若子

盍見太宰乃請東帛杜十端為東以行杜以語及衛故本不

為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

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

也若執衛君是墮許規反杜毀也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

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

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悅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

杜學為吳人方音彭士子之杜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杜出公輒卒死於越



魏禧曰與蹶由之對楚畧同

彭家屏曰子貢之對大宰與陰飴甥之對秦伯鑿空起義巧構兩端之言皆能得其要領而要以必從真詞令之善者也

吳晉爭長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

伐吳，為二隧。杜道也。疇無餘，謳陽。杜二子越大夫。自南方先及郊。

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杜水名。上觀之。

杜觀越師。彌庸見姑蔑。杜越地。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彌庸之父為越所獲，姑蔑人。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

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杜燭會也。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杜林守國。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



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杜惡諸侯聞之自到七人於

幕下杜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杜爭歆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杜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

呼司馬寅杜大夫曰日肝杜古且反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杜勝者為長負者為幼可知

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杜食爵祿之人無此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杜敵所勝天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

請少待之杜與爭乃先晉人杜侯盟不書諸侯吳人將以公見

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杜官伯帥侯牧

杜方伯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杜諸侯長

自王以下朝廷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

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

爲子男杜林若吳以魯見晉侯則將半邾杜三百乘以屬於

吳而如邾杜百乘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

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杜伯欺之將囚景伯

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林已立後將以二乘與六人

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杜杜陳留外黃縣謂大宰

左傳卷二十一 哀 爭長二 卷二十三 四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

有職焉杜有職自襄以來杜魯襄公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

將曰吳實然杜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且謂

魯不共而執其賤者杜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且謂

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杜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

景伯吳申叔儀杜吳大夫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杜魯大夫舊相識也曰

佩玉樂而捶反兮余無所繫之杜樂然服飾備也已獨無

旨酒一盛成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杜一盛一器也睨視

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杜美也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乎則諾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北方居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

饑渴所以亡林蓋有山氏素備糧王欲伐宋殺其大夫

而囚其婦人杜以宋不會黃池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

能居也林吳強宋弱故可必勝乃歸冬吳及越平杜終伍員

言之

凌穉隆曰愚按吳人好兼并故給之以事晉吳人信

巫鬼故恐之以宗祝吳人陵疆大故鄙之以執賤於

是吳人卒不得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脫囚以歸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子路辭要言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杜子路信誠故

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邱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此經無傳者多。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杜何辱於子而不與

之言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杜林邾射竊地叛而濟也其言是義之也。杜使我成其要

射是以邾由弗能

魏禧曰：有子路之不可，所以有小邾之請要也。與柳



下惠讒弔事同二人之守信執義敵國信之而魯之君相猶不信焉此魯之所以爲魯與

彭家屏曰邾庶其邾黑肱莒牟夷皆竊邑來奔而季氏受之季氏當國叛臣賊子皆以類至保奸惠盜是誨盜也故陽虎亦竊鄆謹龜陰之田以叛歸于齊矣季氏不臣而多收叛臣故其臣亦叛之展轉相效果誰之咎歟子路不與邾射要盟不義其以地來所以匡救季氏者多矣。○能死非難處死爲難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其死也義乎不義乎此子路之所以不得

其死也然賢者死難事出於一時根植於平日居恒預辦一死飲食寤寐之間斷然有此一日而後當其時而確然不移觀子路對冉有之言其死衛也蓋早有委決於胸次者矣



齊桓公弒簡公

報而無怨不怨賜于國機其林之言其水論出益早  
醉後一及為食厥類之國... 其水出於... 其水出於...

陳恒弒簡公

齊簡公杜悼公陽生之子也之在魯也杜事在六年闕止杜子有寵

焉及即位杜在十年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杜陳常

顧之諸御鞅杜齊大夫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杜按小

者諸御鞅之言田闕是也君子不可並君其擇杜擇用

焉弗聽子我夕杜夕視事陳逆杜子行陳殺人逢之杜子我

遂執以入杜執逆陳氏方睦使疾而遣之潘杜方袁反

頭沐備酒肉焉杜使詐病因納潘饗守囚者醉而殺之

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杜失陳逆懼其初陳豹欲為



子我臣杜彭士望曰入間使公孫林齊言已言已杜介已有

喪而止既杜終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杜力主反

僂望視杜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

也說得妙杜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

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

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杜言已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杜士望曰兩持

然祕一先字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杜子行逃而隱於

宮杜伏間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成子之

弟昭子

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杜子在幄也聽

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杜侍人杜子我禦

政之出逆之遂入閉門杜成子人反閉杜侍人杜子我禦

之子行殺侍人杜素在內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

遷諸寢杜徙公使公執戈將擊之杜疑其大史子餘杜望

曰前後左右皆陳氏人權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將

除成子出舍于庫杜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子行抽劍杜按劍責大將軍事正類此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杜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杜言子若

子明如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杜陳氏邑豐邱人

執之以告林執闞止殺諸郭闞杜齊闞名○士望曰陳氏布置遠密殺之若狐

耳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杜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

車於道杜子方取道及彤而眾知而東之杜知其矯命奪車逐之使

東出雍門杜齊城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

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杜傳言陳氏好施林東郭賈杜即子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

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杜誨不誅陳氏甲午齊陳

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

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

之不與者半此實夫子本謀余最可笑胡氏之說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

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杜謂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

大夫之後杜嘗為大夫而去也故不敢不言

鍾惺曰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

之眾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

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眾者乎且公曰魯為齊弱

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為此言何以堅其志壯

其氣而塞其口乎



凌穉隆曰成子之兄弟如公而遷公於寢豈不昭然  
叛逆哉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於所遭之不幸  
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耳非其情也意  
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  
雄飾詐大都如此

宋桓魋之亂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

林恃寵驕盈為景公患害

公使夫人

杜景公母也驟

請享焉而將討之

杜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

易薄

杜鞶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

廟所

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

杜偽喜受賜者以日中為期家

備盡往

林私家兵甲之備盡往享所

公知之告皇野

杜司馬子仲

曰余長

魋也

杜少長育之

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

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

杜向巢也魋之兄

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



將食既食又奏杜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杜主迹禽

獸來告曰逢澤有介麋林大焉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

吾與之田若何杜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杜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杜

也林請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

故拜不能起杜向巢下拜司馬曰君與之言杜使公要誓

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杜言雖誅麋要不對

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杜符節

○禱按安危之介焉以命其徒攻桓氏杜向其父兄故

臣杜司馬故臣與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

之子頎杜弟騁而告桓司馬杜即司馬欲入杜欲入子

車杜亦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灰

焉向麋遂入于曹杜八年宋滅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

之欲質致大夫以入焉杜巢不能克麋恐公怒欲不能

亦入于曹取質杜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麋曰不可

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杜亦能將若之何乃舍之杜

曹子民遂叛之向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

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

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



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杜桓魋弟也致其邑與珪杜守邑符信焉。

而適齊彭士望曰諸兄弟為難爪牙向魋出於衛地公

文氏杜衛大夫攻之求夏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

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杜亦不與魋同○士望曰

苦心苦命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

魯於魯是賢者法郭門之外阮岡氏義士葬諸邱

輿杜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齊人歸成

秋齊陳瓘杜陳桓之兄子玉也如楚過衛仲由杜子路見之曰天或

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

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杜成子冬及齊

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杜與貢同為介見公孫成杜成宰公孫宿也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

貳乎杜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

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杜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將焉用之杜傳言仲



尼之徒皆忠于魯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杜景伯曰：景伯，魯大夫也。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杜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八年，杜在定。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杜在定九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做邑以亂。杜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謹及闚。杜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杜病其言。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杜魯也。

刷贖姊弟  
廉耻喪盡  
漢武帝與  
大長公主  
似之

仲由歿孔悝

衛孔圉杜孔文子也取大子蒯瞶之姊。杜孔伯姬。生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杜林小臣，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杜通于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杜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杜大服。乘軒。杜大車。三歿。杜歿罪三。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杜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杜大子良夫。蒙衣。杜為婦人服。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杜自稱昏姻家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貶。



從之杜介被甲與迫孔悝于廟強盟之杜孔氏專政故

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杜

路也為孔杜召反上照獲杜衛大夫駕乘車杜言不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杜衛大夫高柴將出杜

奔杜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

難杜言政不及已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杜謂食孔氏

說各杜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杜守曰無入

為也杜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杜因開曰大

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杜言已必繼孔悝且曰

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林即孔悝○穆文熙曰

未必灰也由之灰何為乎此杜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

可為勇而不知義者之戒杜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杜冠杜在地結纓而灰禮按子路倉卒聞難未知其詳

知本末杜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灰矣孔悝立莊

公杜蒯杜莊公害故政林以輒之臣執欲盡去之先謂司

徒瞞莫半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

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



宋衛侯使鄢武子杜衛大夫告于周曰崩贖得罪於君父

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

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

世復爾祿次杜繼父之位還敬之哉方天之休杜天方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杜傳終崩贖之事六月衛侯

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杜納財焉醉而送

之夜半而遣之杜慙負孔悝載伯姬於平陽而行杜悝

載其母杜平陽門及西門杜平陽門使貳車反杜石藏主石函使

俱去杜平陽門使貳車反杜石藏主石函使

西圃杜孔氏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杜升為

請追之杜林請追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杜子伯殺

為杜人反柩杜悝怪載柩者久不遇之杜伯遇之杜伯與不

仁人杜謂子爭明無不勝杜言必使先射杜使子伯先

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杜以副車

得柩於橐杜托中孔悝出奔宋

魏禧曰仲由之死人或以為傷勇然食不避難義也

安得為過但右輒而事悝為失耳余嘗論之曰子路

賢於結纓赴難而失於孔悝家臣稽紹賢於朝服登



輦而失於爲晉惠侍中

彭家屏曰輒稱兵拒父致崩噴居戚十四年而不得入其天良漸滅盡矣子路仕於其朝而與孔氏之難勇於就死聞於晰義烏足貴乎然人臣懷利祿遇難則去之聞季子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夫子正名之說子路既以爲迂矣惟其以夫子爲迂所以有今日之歎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歟

白公作亂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杜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

亂於鄭杜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

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徒協反於子木杜即建請

行而期杜請行襲鄭之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

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殺得快心其子曰勝在吳子西

欲召之葉始涉反公杜子高沈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

衛藩焉杜爲藩屏之衛○彭士望曰後世杜親葉公曰周



也。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杜言之所許，必欲復

行之不而求。灰上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顧道理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杜

禱按二語道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杜

理絕大絕深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言楚國新復

楚邑林楚邑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言楚國新復

宰皆僭稱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言楚國新復

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

救之，與之盟。穆文熙曰：子西不聽葉公之言，納白公勝

示之肉而復奪之，雖欲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杜

不被其噬，不可得矣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杜

子西於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

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

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也。林覆而長之。林育也，喻已楚國

第。杜用上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仁人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林子西狂得死，乃非我。林令尹若得其死，其

我耶誓必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杜勝曰：王與二卿士，杜

殺之也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杜勝曰：王與二卿士，杜

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杜五百人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

公而見之，與之言說。悅告之故，辭。杜告欲作亂承之以

劍。杜拔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詔，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

求媚者去之。林白公謂此人必不漏洩人言，以求媚者

棄而去之謝文游曰：熊宜僚以勇俠聞

哀。白公二。卷二十三。六

左傳經世少



而不肯輕為人用其識度高專聶輩一等然石乞胸中  
乃有宜僚白公又能信其不洩言可知真作亂人亦有  
一段不

吳人伐慎杜汝陰慎縣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杜與吳戰

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許之文游日子西遂作亂秋七月

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歿杜慙于葉

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杜大木

以殺人而後歿石乞曰焚庫杜以息弒王杜以絕不然

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

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

患弗從葉公在蔡杜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文游曰此公在方城外便

見楚之皆曰可以入矣杜入討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

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杜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散欲須

其斃而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杜聞其殺賢知其可討之

晏子曰民之望也舍此得民合此觀之可知人望之重

○又曰孔子聞殺鳴竇而去晉葉公開殺管脩而入楚

此真賢者也然舉事時虛名之士亦有不可殺者昭烈

不殺劉巴許靖以收人心魏道武殺崔逞而司馬休之

等遂中道背去此皆要識得時白公欲以子閻杜平王

務透不拘常格常理乃可濟事辭王為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

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

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歿不能遂殺之可哀何不權立而圖之以復王



而以王如高府杜楚府石乞尹門杜為門尹圍公陽杜楚大夫穴宮

負王以如昭夫人杜越王母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

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

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杜冀君來若見君

面是得艾也杜安也民知不灰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表

也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

而進此段讀之可歌可泣○文游曰前一人愛之已極

出盛德之人聲望素重到國變時便受遇箴尹固帥其

如此效驗此大臣平日不可不立望也

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千者楚不國矣杜謂子西子期柏舉之敗

二子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文游曰國家變亂

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呼吸之間便有邪

黨相應使無重臣從中特起則大事去矣所以子高一

至而箴尹改邪為正國家可以少重臣乎○禱按陶侃

干晉事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似此杜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灰焉對曰余知其灰所而

長者使余勿言杜長者謂白公○文游曰稱白公為長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

何害乃烹石乞乞所謂有心賊然後世好功名富貴人

○禱按此白公謀主罪不可赦赦之亦不為楚用王孫

○禱按此白公謀主罪不可赦赦之亦不為楚用王孫

○禱按此白公謀主罪不可赦赦之亦不為楚用王孫

○禱按此白公謀主罪不可赦赦之亦不為楚用王孫

○禱按此白公謀主罪不可赦赦之亦不為楚用王孫

○禱按此白公謀主罪不可赦赦之亦不為楚用王孫



燕杜勝弟奔頰求龜反黃杜吳氏沈諸梁兼二事杜合尹國

寧杜安乃使寧杜子西之為令尹使寬杜子期為司馬

而老於葉文游曰兼二事見葉公之才終讓二子見葉

孔子似可深語不知子路何故拒之

魏禧曰葉公忠誠仁讓定大難建大功而聲色不動

威德勲業與郭汾陽千古無二

越滅吳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林今夾水而陳反直觀越

子為左右句古侯卒杜鈞伍相著使夜或左或右鼓諫

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

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

也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杜使不也夏楚公子慶

公孫寬追越師至冥杜越不及乃還二十年夏吳公子

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杜吳遂適

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可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



於越吳人殺之杜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

一月丁卯越滅吳林越自二十年請使吳王居甬勇東

杜越地會稽句章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

歸東海中洲也

魏禧曰少年之士有至性而無作畧到死可傷然吳

王之塚湮沒無存而慶忌之墓巍然至今峙於西湖

之上其亦忠而橫殺之報耶人呼為慶忌塔

彭家屏曰越卧薪嘗膽吳極慾窮奢越推賢任能吳

戮忠從佞越視民如子吳視民如仇越養銳待時吳

黷武自困吳之亡微決矣然吳棲勾踐于會稽而吳

許越成越棲夫差于姑胥而越不許吳成卒絕八宗

祀覆人社稷勾踐之殘忍甚矣宜其共事之臣不保

其終也夫



楚滅陳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杜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

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

車與左史老。林二人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杜言此二人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所類賤。杜右領左史皆楚賤官。

民慢之。懼不用命焉。一子穀曰：觀丁父都。若俘也。武王

杜楚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

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杜楚文王滅朝陳蔡申息以為縣。朝陳蔡

封畛。之忍於汝。杜開封疆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又一

左傳卷之十

楚滅陳一

卷二十三



子高曰天命不諂杜疑也令尹有憾於陳杜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

吊吳以此為恨○禘按亦未必是此事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

盍舍焉杜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

其令德也又一理王卜之武城尹杜子西子公孫朝吉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

滅陳杜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

哀公以妾為夫人

公子荆杜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杜禮釁夏

獻其禮林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

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杜武公孝

惠娶於商杜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林稱商避定公諱也自桓以下娶於齊

杜桓公始此禮也則有女則有此禮若以妾為夫人

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杜惡公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公卒立之而以饋於大夫國人故惡之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杜輒也出奔宋衛侯為靈臺

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林褚比禭亡伐反而

登席杜古者見君解襪公怒辭曰臣有疾杜創疾有異於人若見

之君將杜許角反杜嘔吐也是以不敢杜不敵解襪公愈怒大夫

辭之杜共辭謝公不可杜不解褚師出公執其手杜抵徒手

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

亡杜恐死以幸公之入也林在十年奪南氏杜子南之子邑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杜公孫彌牟之車於池



杜公有忿使人投其車於池水中初衛人剪夏丁氏杜在十一年以其幣賜

彭封彌子杜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

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杜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是為從孫甥與孫同列

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皆好

使久公使擾狡杜俳優也盟拳彌杜衛大夫蓋耻辱之而甚近信之故

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

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工匠所執使拳彌人於公

宮杜信近之故得之而自大子疾之宮杜疾蒯瞶大子也時疾已死故宮尚存譟

以攻公鄆杜衛大夫子士杜衛大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

將若君何杜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杜先君蒯瞶也

亂不速奔故為戎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眾怒難犯亦似有理休而易閒也杜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復歸眾怒休息而後易閒

乃出將適蒲杜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杜齊晉界上邑彌詐

不知謀故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洽杜近魯邑彌曰魯不

足與請適城鉏杜近宋邑以鈞越越有君杜林宋南近越轉相

疆乃適城鉏杜奉彌之言皆若可信彌曰衛盜不可知也

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杜欺衛君言衛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

而同時載寶歸衛也禘按彌意言君載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自我始陽為防盜先行其實欲離公眾為脫



身之計而載寶以歸衛益彌數公為支離杜陳名之卒因

効忠寶必彌車載之舊註未明祝史揮杜衛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杜知揮為內間見子

之杜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

妄杜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杜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

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杜雖知其為君間不審察私其評之夫越新得

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杜難面逐之先逐其家

揮出信弗內納杜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里杜公所在遂有寵使

如越請師杜請師伐衛求入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歸杜武叔之子文

子帥師會越臯如后庸杜二子宋樂茂杜司城子潞納衛侯

文子林彌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之待之必毒於民

乃睦於子矣林民畏君虐乃親睦於子師杜越納侵外州大獲出禦

之大敗杜衛師掘褚師定子杜比之父之墓焚之於平莊杜陵名

之上文子使王孫齊杜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私於臯如曰子將

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

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杜欲

衆曰勿出林衆方親睦于文子故使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

公杜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杜



贖庶弟公南氏彌車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

此林言逐君之事司徒期為之。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杜夫人期

而不得加戮故勅司徒期聘於越。杜為悼公攻而奪之

幣期告王。杜越王命取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

之為大子者。杜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復及遂卒

于越。杜終效夷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

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

成公孫遜於陳。杜僖二十八年衛甯武子、孫莊子為宛

濮之盟。而君入。杜盟在僖獻公孫於齊。杜在襄子鮮子

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杜在襄二今君再在孫矣。杜十

孫魯今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

主。而國於何有。



王西國... 人四式其... 內不聞... 而得人... 十六... 公孫... 子高... 子得... 周... 孫... 子... 高... 子... 得... 周... 孫... 子... 高... 子... 得...

宋逐大尹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禘按宋仁宗高周孫元公之子得

公杜昭與啟杜得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

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杜皇懷非為司徒。靈不緩杜靈子

龜之為左師。樂茂杜溷為司城。樂朱鉏杜輓為大司寇。

六卿三族杜皇樂降聽政杜降和。因大尹以達杜大尹。

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禘云六卿而大尹常

不能自達。乃須因大尹以達。壅蔽之奸宜矣。大尹常

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彭士望曰此中以令杜不告。國

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滿杜盈也。重



而無基能無傲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杜宋邑。禧曰凡人主游幸而

不與大臣同必辛巳卒於連中。杜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

千甲。杜甲士奉公尸。杜公名自空桐。杜地名人如沃宮。杜宋都內宮名

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杜言下國將有師

畫計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

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

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蒍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

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歿又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杜言大尹所弑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杜盧

門宋東門北首歿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杜北鳥而集於啟之

上味。杜口張又反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杜北門曰余夢

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杜少寢盟但以君命盟無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杜地名將盟

之祝襄。杜祝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杜樂名門

尹得。杜樂名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杜林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皆

歸授甲使狗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

室。杜戴氏與我者無憂不富。杜禧按辭便不順眾曰無別。杜彼列反

杜惡其



號令與君無別杜謂戴氏皇氏欲伐公杜謂樂得曰不可彼杜大尹以  
 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杜施罪也於大尹大尹  
 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  
 害也

齊人救鄭

晉荀瑤林即知襄子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杜駟請救  
 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燭孤子三日朝杜屬會成事  
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杜大繫也加五邑焉召顏涿聚之  
 子晉禮舊功妙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杜在二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  
 救鄭及留郟杜齊地違杜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言及濮  
杜水雨不涉子思杜國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  
 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杜雨杖戈立于阪上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杜知其襄子畏其得衆心曰我

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之不祀鄭之罪也杜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杜善也焉林晉君使已察陳謂大夫之善以討鄭罪

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杜陳滅於已何傷成子怒曰

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杜荀寅也此時奔在

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甲

反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

畏衆雖過千乘敢避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杜成子疑其有

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杜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

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禮按入謂進言之於人焉今我

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杜悔其言悼杜悼公哀公之

立悼孫魯人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

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林早服而為之下乃先保

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戶結柎大結之門鄭

人俘鄩戶主魁壘杜晉賂之以知政杜欲使閉其口而

不林魁壘閉口將門杜攻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杜

伯杜言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杜惡

在此杜言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杜惡



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對曰以能忍耻庶

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無激知伯不悛趙襄子由

無害趙宗乎禧按語妙然得無激知伯豈處危疑之道

是基其冀反也知伯遂喪息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

而喪之杜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

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策過文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三終

鍾惺曰左氏傳春秋未詳吳越及知伯事便是戰國



